複本

居業 季
孰遂

孰遂念

八

共八

孰遂念第十五觀

豊山 洪吉周 纂

壬居業念 季

婦女紡績酒食之外不宜有他業若事親奉夫子涖家御婢僕之方不可不講古書如孝經小學內訓女誡之類可恒誦讀不觧文字者以諺繹誦可也諺小說不可耽看 婦女以柔順恭謙為本雖於卑賤之人不可待之以暴傲 婦人雖有見識不可預議外事 婦人雖有才藝不可多作文詞況他技乎唯刺繡之工有才者或可學習

自然經室藏

子弟講學修行先賢之訓備焉固不埃枚列而必須以禮為本一言動一服食莫不有儀文節度鼻屋修業亦必主敬而行謙不可參之以諧謔駁雜之談文辭固不可不習而亦必審擇賓主應舉之文少習之至可以入格則止不宜兀兀糜光陰於功令佔畢之末藝　六經無非服膺之具而尤當以論語為主輔以小學常置身于規矩之中立志必以三代自期視孔門為已家說心談性鶩高妙而疎實用不如講禮問政究為有益於身心　文章亦必本之詩書參之左邱荀卿司馬遷韓愈詩以漢魏樂府為的賦以

屈原相如為主四六不必多作而或作之當以庾信
王勃為標準至筆翰小藝亦不可捨鍾王而趣文董
每事皆高立地步不可自居其身於唐宋已後世界
史不可不熟觀以知前代治亂得失　本朝徃籍亦
宜精究　古人是非不可不明辨以廣見識而切忌
穿鑿苛覈之論葢論人太苛則已之心術先受其病
讀史尚古欲以自治其躬心既受病何躬之可治胡
致堂作管見藻唐以来賢豪偉人體無完膚而反考
其行則五倫之首已不全矣深可戒也舊著有焚藁
識錄之以儆後人

焚藁識

昔者子貢方人仲尼責之曰夫我則不暇夫以子貢之明膚當時之人皆宜出其下其所高下賢不肖皆宜得當而無爽然猶責之者豈非君子急自治之義歟后之學者粗能知文字便喜論人是非道之於口墨之於筴或踰巻滿帙而不知止當時之人豈盡出其下哉其所高下賢不肖又豈盡得當而無爽哉夫然則當時之人尚不宜妄論況古人乎然士之論人者又未嘗止於當時輒紀古之賢主哲輔循能之吏正直學問之士照瓅索瘢顧

自謂發前人之未睹噫嘻悲夫今夫坐而料事者隔一壁間一墻猶未能盡度况生乎千百代之下所知者惟書之所述耳至其時勢事機之微而不著者雖有智士焉能如目見乎哉古之人既目見之矣而猶尚如此豈其識出今人下而肰哉古之論史者如三蘇子胡氏之類最焯焯可傳而今讀其書君焉而若漢高文帝光武以下臣焉而若管晏蕭霍諸葛以下韓彭郭李之為將汲鄭魏陸之為諫臣荀董賈劉王韓之為儒者皆左疵右疵落落無全人退以視三蘇子胡氏之為人其果巍然

出古人上乎伊之當其任遇其事其果能為古人所未為者乎甚或料之於未然發之於未着曰某人若在於某時則必有某禍某人若處某事則必有某失某人之為某事必蓄某心某人之與某人說必是某計如是者又不勝其多吾兄澗泉先生厚德人也嘗謂我曰臆度訐揚以暴人未形之過君子所不為也又曰每見論史者或探人未見之惡求過於無過輒掩目而不欲觀也至哉言乎宣非治行修辭者所當師乎論人者貴奇為文辭者尚新就其賢者而賢之就其不肖者而不肖之則

古人已言之矣人且莫不知之矣於是必欲刺過於賢知之士求異於既定之議穿鑿之病與纍許之風競被議者無損益而已之心先受其害不其可懼歟余年二十時讀漢史竊嘗尚論其人著論數十篇藏于篋既五六年出而讀之喟然嘆曰顧余德未明識未廣自治未精處庸衆人中猶且無足以上之況漢之賢者乎使之當官處事不能以踰余之人況良平何參衛霍之徒乎事之在目前者尚不能料況二千餘年之前乎夫如是則雖其善者尚不敢論況其過失乎子貢之膚也而猶見

責罵況我之惛乎三蘇胡氏之博也而猶爲其病
罵況我之陋乎吾兄之厚德其發於言者可爲學
者法況爲其弟者乎於是取漢論舊藁若干卷盥
手跪告于心君合以寘之爐中曰使祝融回祿知
吾過

讀古史鈔其可疑者錄之

發例

如荊軻刺秦王事夫隣國有使接以見之館以享
之立擯相以介之有所獻則使人受之督亢之地
雖吾之所大欲今所獻者圖而已非眞捲其山川

城邑人物而至也何至招異邦之使致之跬步之
前而人主屈萬乘之尊親與之展開於尺寸兵不
設之地耶小國弱主尚不宜有此況猜暴苛虐之
嬴秦耶設謂始皇貪土地而有是舉方燕丹荊軻
之定謀計也安能必料其如是耶使始皇一接荊
軻命侍臣受其圖藏之舍荊軻于館厚遇而遣之
則此舉豈不孟浪可笑之甚乎又或退坐便殿徐
閱其圖得匕于圖中詰其情而誅之是其死又何
如其無聊也頋安得有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
裂袖環柱聽琴超屏之一場大舉措乎意者天愚

秦皇使之暫蔽其智慮使秦之羣臣遇此一番壯觀使司馬子長得此一段奇鋪叙使后世文士及功令之家得此一樁好話柄也耶燕丹雖愚鞠武荊卿寧或慮不及此卒尒而出此計也古今事大可疑者無過於此

有古人所刺而情有可恕者或觀過而可以知其長者錄之

發例

恕情如霍光不能制顯過由不學非不忠也嵇紹趙苞以忠傷孝過由見理不明非忘其親也觀過

如庚公之斯以私害公而孟子特取其長荆軻聶
政輕父母之遺體為他人報仇蹈不測之禍綱目
書之以盜而君子尚有取其烈烈之氣也
有衰世事之不可及者錄之

發例

如朱雲以故槐里令上書請見此漢之衰世也成
帝非賢主也後世有前縣令上書大狂人也人主
即召見之大過舉也至請斬師傅大臣面斥棄與
以桀紂而責退而已誅罰不加大失刑也朱雲可
及成帝不可及讀史至此等處不覺茫肰馳羨

自然經室藏

合而題之曰讀史三鈔置丌頭以備考閱

讀史三鈔題

昌嘗觀夫矮人之觀戲乎立人之後人笑則笑今之讀史者近之有山於此或曰奇而峻或曰險而危皆無一字謊古之述史者近之縛線於針腰以縫其裳駝牛而入于鼠穴傳之者雖自謂目見聽之者其可信之乎大辟文梓摩兩目照烈暘而索其絲髮疵幸而得之躍躍然自夸其明唉哉礫石之碩支牀者取之櫝棘之叢薪者不棄其唯君子乎滿汗小水也病渴者希焉千金之家世久而圯

歲収粟百斛食不過盐鯆飢窮之人艷慕而不可得嗚呼且艷慕之不暇別可侮其把乎君子之讀史也裨于已以砭于識小人之讀史也刺人以自賊其心嗚呼非明足以知言寬足以恕人志足以經當世不可以述讀史三鈔

本朝典制及金穀卒隶之務郡邑利病宜深加研究至氏族譜系亦不可全然不講如柳處士磻溪随録李都正文獻備考宜時常披究　客有行路者得一卷書于店舍其書無標題篇目意者是抱才不施者所著而其書必有全部此盖其中之一二篇也其文

自然經室藏

又多爛缺今畧以意補綴而其大有闕錯者不可考校姑存疑焉嗚呼若此人者既不得見用於時其所著書又皆散落不全若是也其論田賦軍旅之制必有可觀而惜乎今不可求矣

無標題冊子

太師　太傅　太保　少師　少傅　少保已上或三公兼或曾為三公解官者居之官不必以下數十字缺

中書府宅百揆總庶政以下約十許字缺　中執政　左執政　右執政是為三公皆一品　左贊政　右

贊政皆二品　左叅政　右叅政皆三品已上皆
協贊三公集思匡益各一人　舍人四人皆五品
中執政辟二人左右執政各辟一人皆與聞政事
掾三人史六人皆九品三公之執事者也亦掌
文簿　吏員以下約十數字缺　周官之制宮闈之事天
子之服食器用皆掌於天官后世雖浸不及古而
唐太宗責房玄齡干預北門營繕魏徵以為玄齡
等為陛下股肱耳目中外事宜有不應知者王及
善之言曰中書令不可一日不見天子李泌之言
曰天子以四海為家天子家事皆宰相之責蓋宰

相之職不獨董百官治庶政而已人主之一言一動宮中之一事一務無不可以與聞者是宜朝夕左右隨事納誨不可棄老歸病自養其齒德以為坐鎮雅俗而已人君每日視朝三公率百官進見奏事陳戒日午迺罷百官之有職務者各詣其署視事三公宜在禁中待人主之顧問察人主之動靜直至日莫方可歸第或宿于中書府可也　雖朝罷後人主宜頻召接三公諮訪政事（以下約十數字缺）

尚書省　尚書承旨三人皆四品掌出納王命

起居郎五人皆八品掌記注

秘書閣　太學士二人二品至三品　學士二人四品　校理二人五品　修撰二人六品　待教二人七品至八品皆掌内府書籍仍兼文學之事以備顧問之列

弘文館　太學士一人二品至三品　學士一人四品　待教一人七品至八品皆掌一代詞命極選文學宏贍可以黼黻皇猷冠冕羣僚者居之

侍講院學士三人四品至五品分日直宿侍講經典　待教四人七品

集賢院學士三人四品至五品分日直宿討論討

自然經室藏

詢　供奉四人七品
宸章閣學士三人五品至六品分日直宿典守宸
翰　著作四人八品
修文閣學士三人五品至六品分日直宿代撰誥
命　起居四人八品　人主左右不可一刻無文
學端良之士尚書省以下至此諸官皆終日在禁
中輪回侍君側討論啓沃有關失隨事箴規夜則
直宿官輪回入侍至將寢乃退勿令人主晷刻與
官寺近習同處
御史府　都御史一人三品　左侍御右侍御各

一人　左中丞右中丞各一人皆四品　監察六
人皆六品以下約數十字缺
諫議府　都諫議一人三品　左昌言右昌言各
一人皆四品　左補闕右補闕各一人皆五品
左拾遺右拾遺各一人皆六品　古無諫官人皆
可得以諫然疏逖之人無以知人主隱微斯諫官
所以設也宜於朝退之後終夕在禁中輪廻入侍
勿令人主之側晷刻無諫官他官雖卑品末職有
懷輒許陳達勿以越職為嫌
經理廳三公領之擇三品以上六人兼知之擇四

自然經堂藏

品以下二十人為郎勿拘文蔭武或以他官兼分掌中外諸路
錢穀簿書及細務
吏部　司書一人二品至三品　正議一人四品
叅評一人五品　司切四人六品　給事四人
七品　掾一人九品　史館執簡郎三人七品至
八品掌修史　欽若院長一人四品　司曆三十
人皆八九品　尚衣院主簿三人六品　司膳寺
主簿三人六品　太醫院醫檢五人一人文四五品四人醫五
六品　太醫二十人皆七八九品　醫生二十人未
入品此下缺未詳多少

户部　司書一人二品至三品　正議一人四品
叅評一人五品　司功四人六品　給事四人
七品　掾二人未入品　筭生三十人十人九品二十人未入品　京兆府大尹一人三品　亞尹三人四品
丞三人五品　主簿四人六品　掾一人九品此下缺未詳多少　司市院主簿三人六品　廣惠倉主簿
三人六品以下爲百許字缺

禮部　司書一人二品至三品　正議一人四品
叅評一人五品　司功四人六品　給事四人
七品　宗廟典衛四人九品　社稷典衛四人九

自然經室藏

品　陵寢皆有典衛二人九品　太常寺長一人
四品　丞二人五品　主簿三人六品　國子監
大老一人二品人主視學則三師三少中一人為三老大老為五更　司教
一人四品　司誨五人五品分掌中東南西北五序　儒長
一人　司憲一人　掌翰一人　都有司二人
僉有司六人　直監八人　掌經籍二人　掌祀
享二人已上並儒生儒長擇年德俱卲者司憲擇有操執為人所憚者掌翰擇
文藝超衆者都有司擇有地望者僉有司分掌監中諸務直監分日直宿守護聖廟此下缺未
詳多少　司樂院長一人四品　司教十五人皆九
品　樂生七十人未入品以下約百許字缺　鴻臚寺典

引二人七品　教引四人八品　學引四人九品

崇祿寺提舉無定額年老品高無職者居之重祿省事以優養之　長八人四品（年老未可任事務者居之）　丞二人五品　主簿四人六品　象胥三十人未入品

兵部　司書一人二品至三品　正議一人四品　參評一人五品　司功四人六品　給事四人七品　羽林衛都指揮一人三品　副指揮一人四品　校尉二十人五六品（掌與衛御東）　別宿衛四十人四品至六品（文蔭武混差有官者以其官兼每日十員常在人主左右任使）

自然經室藏

夜則四人陪直于寢殿六人直宿于外衛宦寺近習毋得近于至尊之前殿前衛都指揮一人三品　副指揮一人四品　校尉十八人六品　司馬二人七品以下約十數字缺　金吾衛將軍五人三品　校尉十五人六品以下約十數字缺　中軍營都督一人二品　副督一人三品　校尉三十人六品以下並都督自署下諸營並同　贊軍四人五品　典軍六人五六品　叅務二人七品　司馬一人八品

左軍營都督一人二品　副督一人三品　校尉三十人六品　贊軍四人五品　典軍六人五六品　叅務二人七品　司馬一人八品　右軍

營都督一人二品　副督一人三品　校尉三十人六品　賛軍四人五品　典軍六人五六品　參務二人七品　司馬一人八品　前軍營都督一人二品　副督一人三品　校尉三十人六品　賛軍四人五品　典軍六人五六品　參務二人七品　司馬一人八品

後軍營都督一人二品　副督一人三品　校尉三十人六品　賛軍四人五品　典軍六人五六品　參務二人七品　司馬一人八品　步軍營都督一人三品　副督一人三品　校尉三十人六品　賛軍三人五品　典軍五人六品　參務二人八品　游擊營都

自然經室藏

督一人三品　副督一人三品　校尉二十人六品
賛軍三人五品　典軍五人六品　參務二人八品
凡此七營（以下約百餘字缺）之制也（此下缺未詳多少）
刑部　司書一人二品至三品　正議一人四品　參
評一人五品　司功四人六品　給事四人七品　掾
三人未入品　律生二十人未入品　大理寺大司理
一人三品　司評十人五品至六品（此下缺未詳多少）
工部　司書一人二品至三品　正議一人四品　參
評一人五品　司功四人六品　給事四人七品（此下缺未
詳多少）　将作監監務五人九品

世子太師　世子太保各一人皆二品　世子少師　世子少保各一人皆三品　世子侍讀八人五品至八品　衛從十人四品至七品

未封時師一人三品　伴讀四人六品至九品

伴學二人儒生（此下缺未詳多少）

王子王孫各師一人五品　長史三人九品

疆域之内分為幾邑而大邑無過方百里小邑無減方五十里大者曰郡（方八十里以上）小者曰縣（方七十里以下）

郡縣皆統於府府統於州（此段之上亦疑有缺）

每州置牧伯一人三品　參佐二人六品　幕賓

自然經室藏

十人（自署不拘文武賢儒要取五品以下）　校尉十人六品　掾一人九品　功曹三人　主簿五人皆未入品
每州分為二府每府置尹一人四品　少尹一人四品　尹有幕賓二人（自署取七品以下）　兩尹皆有椽一人　功曹三人　主簿四人皆未入品
每府所統郡縣不拘數每郡置守一人　通判一人皆五品　每縣置令一人　丞一人皆六品
郡縣皆有椽一人　功曹二人　主簿二人皆未入品（外椽以下皆以本邑人差）　府尹郡守縣令掌教化禮俗農政軍務府少尹郡通判縣丞掌獄訟財賦

凡州府郡縣此下缺未詳多少每郡縣吏員中首一員謂之吏長以本鄉士夫之裔有文識通筭數者為之俾叅賛邑務

每府置總兵一人四品　有海防處置水軍總兵一人四品　總兵皆有叅佐一人七品　校尉四人六七品　幕佐八人以下約數十字缺

每府置訓士二人六品　郡縣武人為宰處亦置之七八品

有驛遞處置郵丞一人六品

有城堡要害處皆置守将以下約百許字缺

京師則國子司誨五人禮部司功四人分遴士民
年十五以上可應舉者成冊上于禮部禮部司書
正議叅評及國子司教分掌試藝三經中背誦一
經詩賦古文中能成一篇兩藝取一藝成冊上于
朝副在禮部及太學外邑則郡縣宰遴上于府府
遴上于州州遴上于朝廷試藝同上登是遴然後
方許赴舉
三年大比以三場試士禮部正議主試（自擇叅試八人）一
場講經三經中自願一經背誦四書中抽柱一書
臨文禮記春秋（用左氏傳）中自願一書亦臨文二場試

策以治道或時弊發問三場詩賦古文中從自願
一篇製呈　一場入格然後許赴二三場而二三
場中中一場則許赴會試三場是名初試　各州
則州牧主試自擇叅試二人於郡縣宰中試規仝
京師
會試禮部司書主試國子司教副之自擇叅試七
人試規同初試　又設殿試定次序壯元及會試
三場俱中者直授侍講院待教苐二三人及會元
直授集賢院供奉乙科授宸章閣著作丙科授修
文閣起居　殿試只設一日對策也　殿試過後

自然經室藏

又增遴應舉生之見漏於前遴者及前遴後年滿業成者

人主於暇日與内閣諸臣臨軒召應舉儒生親試之其入遴者名曰應旨生時或召詣闕庭講經試策居魁者或賜第待大比同赴殿試其次施賞而必講策俱中然後以入格論賜第無過一人　國子司教以講製月課儒生歲終遴其俱優者十人補於初試之額　應舉生中遴二百人令入居太學衛聖廟講道藝太學儒任皆必以應舉生差定元子伴學儒生則以應旨生中擇差　凡不入應舉生遴者不惟不得應舉凡與儒生之事皆不得與人亦不以儒生待之

應舉生選上後人主或抽柱親試藝未通則拔選
始選時考官論罪
百官考績內則吏部司書掌之外則州牧掌之考
績分九等　居上上者升秩連再居上中連三居
上下者升秩　稱職者秩升而職不遷　居下下
者黜連三居下中者黜　曾經上下以上者後或
居官不職或居下中下下考則始書上考之長官
論罪　內外掾屬之未入品者連三居上下以上
考則授九品官　州牧察舉諸邑吏長之賢能者
選一二人聞于朝補九品官

孝友篤行之士通經博學之士絜身勵操之士有
經世治民之材者有智謀勇力者內則吏部兵部
外則州牧勿拘門地廣搜精掄以歲月考覈其虛
實較絜其長短每大比之年錄薦若干人于朝補
九品官其或有才德超衆者不次擢用或直授六
七品官如有道德卓高者敦聘而延之直拜四五
品官雖不由科目亦許院閣及諸文職　大學都
有司于大比之年亦薦儒生可補官者二三人于
朝　未登科未入薦舉者只以世蔭補官則初授
九品或諸掾升至七品而未經中上以上考則不復

遷　補官者不許赴舉六品以下官未登科而有文學願赴舉者人主親自月課講策歲終總計其分居首者一人特賜及第待大比付之榜末

武科講以兵書試以騎射擊刺之藝選規略同文科而（此下缺未詳多少）

本朝黨論不可不詳究本末公心以明辨之至近世蠻觸之爭不足較其彼勝於此大丈夫當以天地為心日月為眼彼置身於夢覺之間終其身不能跳出圈外者洵可哀已偶有所感錄舊著夢覺

夢覺

自然經室藏

莊周有言人之夢也不知其為夢余嘗多夢夢之
哀或悟其為夢而斷其覺又或蹶然與大喜自以
為覺而及其真覺然后知前之覺猶夢也然今之
所謂真覺者自大覺視之又安知非猶夢歟嗚呼
夢而不知其夢者舉世皆是也顧其熒熒然自以
為覺者吾又安知非夢中之覺也況自以為覺而
笑真覺者為夢乎又況自以為覺而誚真覺者俾
之同趨於夢乎詩云彼童而角實虹小子夢也又
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覺也

觀古人事聞今人事善者無徒譽之必急求諸已而

考其有否者無徒非之必急求諸己而察其無自己
處事惟當求吾心之所安此二者學問之至要可終
身行之者也嘗著二篇文揭之壁左右題曰左省右
儆其左省略曰讀書而以辨說据證夸耀人以致爭
詬吾不惟不欲不暇也論人激切言議風生或因以
名禍哉吾不惟不欲不暇也吾嘗讀聖人之書矣過
其誨以為善者亟省諸己而未必有焉過其斥以為
惡者亟省諸己而未必亡焉又嘗讀古今史氏之錄
矣見其忠臣智士君子之所言行亟省諸己而未盡
齊焉見其鄙夫愚懦不肖之所猷為亟省諸己而未

自然經堂藏

甚遠焉我方汲汲然反諸身以益損之而未能奚暇勞唇吻以致力于辨說据證乎哉聞人行善處事之得當必曰我能至乎聞人行不善處事之失宜必曰我能不然乎故於言議誹譽亦有所未暇也其右傚略曰人之為不善非下愚自暴棄之人其初未有不自慮其非也惟其有誘而必欲為恒反覆于心求其可以自恕者夫自恕者其心必有疑天下之愛我者莫如我於吾心有疑則人之見之者決知其非矣故君子之於行必求其心之所安冒疑而作咎之招也天下之事無不有當行之則事事而求之則不暇也

吾於是有主焉所守至約而施之無不當曰求吾心之所安而已

近世考證之學徒費精力無益於身心為學者所宜深戒舊著戒言三篇總論論辨考證之不急而歸以反求為主實與讀史條中焚藁識（本十三）前段左省（本十五）相發明錄之以示後人

戒言上

天下之是非不邅於初其始也大眩其終也大定或者未究其終而事遂已启之論者無得以定焉鮌才且智以四岳之明尚且恍焉其未及試而死

后世曰禹有賢父惜乎堯未用也伊尹五就桀未歸湯而卒后世曰伊尹輕身以求用妄人耳太甲居桐未三年而薨后世曰太甲昏主也鄭子產為政一年而死后世曰甚矣子產之虐民也周勃陳平卒于呂后時后世曰平勃諛后以尸寵祿高帝之罪人也狄仁傑薦五王以存唐時皆老矣謀未就而先卒后世曰仁傑無存唐志也苻堅聽王猛殺慕容垂后世曰豪傑之困而歸我不用而殺之王猛忍人也曹操相獻帝經營四方而遽死后世曰使曹公在劉氏天下其庶幾乎宋熙寧初拜王

安石參知政事其年安石卒后世曰天不使宋堯舜治也又曰蘇洵呂誨其姨賢者也嗚呼天下之是非其果信乎是皆幸而定乎終者也其或不幸而不究其終者賢而誣不肖而誑又幾人哉嗚呼凡百學者督毋執其未終者而遂度人善惡乎哉

戒言中

堯高辛子也黃帝玄孫也舜顓頊六世孫黃帝八世孫也舜於堯族玄孫其親后世之袒免也堯爲天子明德以親九族袒免有井廩之變而不能知舜以堯近族潛聖德困于耕陶堯不能聞四岳舉

自然經室藏

之既又以女歸族玄孫禹顓頊孫又與堯為三從昆弟於舜為從高祖是鯀則堯再從叔而舜從五代祖耳顓頊沒高辛立又幾年而堯為天子又百年而舉鯀鯀顓頊子其時年必踰百無疑八元高陽子堯之從叔父八凱高辛子堯之昆弟也昆弟有聖人者八而不能用蔽歟嫉於親歟湯禹之后武王棄之后同出於高辛而計其世湯武為兄弟其相去則六百餘年武王九十三而崩諸子成王最長而年未十歲豈武王八十以前未生子歟亢此類不可勝紀史之不得信也如此士徒憑簡策

之所書曉曉言古人是非參之以考據辨證自以為宏博不已過歟姑書數端以戒覩史者

戒言下

或曰子之言幾矣然循子之言則古書策所載皆不可信而論辨攷證之事皆可廢歟洪子曰然吾誠有所信者堯舜仁義而興桀紂暴虐而亡孔孟聖人也蹠蹻惡人也吾信是矣吾誠有欲論辨者舜幽堯禹放舜孔子使子贛要女見盜蹠而稱臣吾將論辨是矣至若考證之事吾所深病者狀若曰易非文王作則吾必以孔子之言證之若曰春

秋非孔子作則吾必以孟子之言證之若曰閔損不孝史魚不直伯夷食周粟苐五倫檛婦翁則吾必以論語左氏司馬遷范曄之記證之其他曰某得某失某信某訛吾固不能知也曰君子之讀書如是而已乎曰非也信聖之為聖則吾學之信惡之為惡則吾戒之朝得一善言夕温焉朝聞一善行夕踐焉亹亹乎其朝而砥砥乎其夕夫所謂論辨考證之事雖欲之奚暇小子其志之

究人之所不能詰知人之所未及解自矜為精博而己之心術先受其病學者之大忌也　行事亦切忌

苟難招虛譽而損實德神必惡之減祿削壽唯求吾心之所安者而行之而已　才不足而遇事偶成遂以得譽識不廣而偶遇所熟講得免敗綻皆大不幸也不惟恃以自怠亦且陰損其福有善而人不知有旹而訾毀過實皆大幸也不惟益自修自艾亦且陰補其祚　人之有才學名譽而傲然自大者不惟害德熟思之實大可笑今天下舟車之所通凡幾萬里而此在地毬之中不過幾十百分之一也設有大恃識徧知此幾萬里内事自天視之特知彈丸一小區中耳設有大聖人名聞此幾萬里内者自天視之亦

名聞彈丸一小區中耳今有遐鄉窮陬十室之里有人焉知㝡于一里名聞于一里便傲然自大由一國之賢士大夫視之又如何其可笑也耶嗚呼況其以門族執位自大者耶　或言一天之下如此地毬者又非一滿天日月星辰中各有一世界或大或小唯日有光月星遠觀故見其受日而有光自月星中世界觀之地亦麗天而有光如一星由是觀之今此舟車所通幾萬里之內直一芥子耳人唯自修其所當為而已眘勿以小知小能自夸為圈子外人所揶揄也　或言天亦有形而堅如地遠觀故茫茫自天而

觀地亦如是此不可詰者姑舍之

東諺鄙俚又多轉訛博識者病之然國必有諺自其國視之則鄙俚自異邦視之則奇雅且承用既久烏得無轉訛中國言語亦多轉訛者如伯叔為兄弟之序而后世沿伯父叔父之称遂称諸父曰伯曰叔此類甚多嘗謂古人無文字俗諺之别秦漢時言語称謂必非唐虞殷周之舊則此亦秦漢時俗諺也秦漢人皆用之於文章推而上之夏殷之以我為台必不自倉頡時已然其亦夏殷之俗諺也唐虞之以事為采必不自虙戲時已然其亦唐虞之俗諺也乃典謨

自然經室藏

詁訓用之而不以為俚由是論之則今之以黃豆為太以棉布為木以準為丁以槌為中田畓之畓有頃之頃媤妹之媤媤家之媤以至于右謹陳所志矣段使道分付內辭緣等語俱用之於高文大冊碑碣序記何不可之有　東諺亦有古今之不同者今人未嘗喚龍為美利而字義訓蒙則曰美利龍未嘗指門為吾来而字義訓蒙則曰吾来門他如雖（非庇）得（實於今）乃（伊忌）聊（匡兀阿之）之類未嘗用之於恒言而只用於訓義新學小童求問其詳塾師流汗欲鑽地孔此必是前朝國初俗有此語耳（嘗見國初諺譯諸書多今所不可解）　東諺固多

無理亦多始有依据而今不可攷者其依俙可究者略録之后學因以演之亦未必不為窮理知言之一助

東諺小鈔

（随思輒録無類彙次序凡二十三則）

君曰臨君出尚書臨君周邦彧曰新羅擇主以齒多者為賢嚼餅以覘齒痕之多少方言以齒痕為尼今轉訛為今訓

京曰徐菀新羅都慶州慶古蹄徐菀

龍曰美利出乾卦文言美利利天下乾為龍故以之訓龍

自然經室藏

男子之訓或曰似羅海羅州海州地方廣大故喻之或曰産兒喜也兩說皆未詳是否竊意男子是活動之物故謂之活兒耶

兒曰阿孩或曰兒戲　弟曰阿友奴婢曰從（去聲）

六十曰如順耳順之訛歟

上下弦日俗稱朝今蓋潮信盈縮在於是日故稱以潮音轉音爲今（中國小說有女子生於弦日小名潮音者）

嘗見中國人稗說有云俗以人之踈放簡誕者謂之王大訪戴蓋原於剡溪雪中故事也東諺亦有王大訪戴之說而轉王爲印大戴俱壓其聲用作

昂然無憚之別稱未知緣何而失其本指　炒卯華音如東音之遮午其丹強盜華音如東音之猖多畏嘗并擧此二語婢僕混聽遂以炒卯為猖多畏衆口雷同不可復改王大訪戴之異用其始也亦或由賤流之誤傳也

户曰止揭春秋傳屈蕩户之杜預註曰户止也意其本此

姜訓齊妃周之王妃自齊來者皆姜也

弓矢皆所以傷人而矢曰殺弓曰活豈兵是不得已而用之者故以生道殺人之意互見於二物之

名歟

飯墨俗稱恐即本音之轉訛　筆之俗稱或不律之轉訛耶臂之稱八豈以八字有似兩臂之開張故歟

紙之俗稱與稱善之蔽同蓋文士得紙而喜甚有此吁也

周之亥月爲一歲之終以歲爲亥豈或箕子朝鮮時語歟　亥時爲一日之終故日亦稱亥蓋十二支唯月與時爲有意義月則斗柄所指也時則太陽所臨也年日配支任從人爲絕無根據干支稱

年盖自中古始或曰自漢太初時始

宦之俗稱合禾米二名懷祿者之鄙言也　喫與墨同謔飲食之人盖多貪墨南中人直以墨字之音為喫字之義尤可驗墨之謔称由本音轉訛

石之名突以其突然起也或云東人房堗聚石而鋪之故云

雨曰霏風曰撥陰陰翳得風而散也雷曰雨来電曰翻開霧曰晏開晚則散也虹曰無地起起於空中不著于地也或曰無底起謂其一端必在水中也或曰無指氣詩所謂莫之敢指者也

自然經室藏

心曰念通或曰靈通之訛

大者多者皆稱夏蓋古訓夏爲大　又多或稱萬萬盈數也

金曰衰太劉故忌其盛也或曰秋屬金秋則陽衰

妻俗稱安偕居內而偕老也內東諺亦稱安內室蓋起居之所安也　妻家曰加柴家或曰妻父母曰加柴父母東俗謂荊爲加柴蓋出於荊妻之称也荊之称加柴由古語柴荊之義歟　夫家曰媤音柴家或由加柴之稱而取其相近也或曰媤家者新家也新俗稱賽轉訛爲媤也

公卿貴家傔客奴隷之飯謂之藍酢似因其饌品
之只有藍酢而得此名也
嘗謂東人字音比中華差正中國書契之前已有
言語故造字之初因其俗稱而為字音東方開荒之
始亦有方言而不別造字箕子東出始以中國文字
教之而不能革其已行之方言遂兩存之東方之言
語文字判為兩件而不能相入蓋由是也然箕子之
以文字教東人也必以殷周之音訓之東方本無別
行之書契取用中國之文字則其音亦姑從中國之
所讀而已又何可別作他音故自異於中國耶是故

周之時字音華東必同其後中國歷幾千年屢經胡夷之變亂東方亦歷幾千年風俗貿貿文物湮晦字音之以訛承舛各自沿變於其方內而不相謀宜今之字音絕不相近似也然而華東之音今亦多同者益可知厥初之無不同也試以韵書考之華音之不協韵者兒二之類也東音之不協韵者劉縊之類也而華人則不能作侵覃諸音皆混於真先東人則能別之華人則不能作入聲之終音皆混於支微歌麻東人則能辨之盖華則言語文字合故語變而字隨以變東則言語文字別故語雖變而字未必俱變華

則屢變於夷狄東不過自訛於邦內宜東音之尚為
寡過也故曰欲求三代古音東比華為近
天下固不能人人而有文學通經史子孫之學書不
成者宜務農業治財產决不可倩文應舉又不可從
他徑求祿利唯孝友忠信謙謹儉約寬慈愛人䘏窮
好施之訓具載於篇中者雖不學書者俱宜敬守之
毋失墜也
財貨與禍相隨唯儉謹以持之慈惠以施之庶可不
至於招灾如有十分之財須捐其五分以濟貧困又
捐其二三分以予賓客吏隷之掌事者又捐其一二

分以予偷竊而自巳受用其一分以此為心財不媒
灾

孰遂念第十六觀

豐山 洪吉周 纂

癸孰遂念

孰為言之孰令讀之孰念敘之孰遂復之遠則千齡近不一宿嗚呼安知孰之為孰又安知其非孰述癸孰遂念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嗚呼夫子平昔之志可知也其贊易刪詩作春秋蓋亦晚年之不得已也沆瀣子幼時亦嘗有揮斥八極凌跨四海之志矣及其壯而自知其不能旣而欲讀書修身為唐

自然經室藏

虞鄒魯羣聖人之匹矣既而欲佐 國家致太平躋斯民于雍熙昭明之域矣既而欲受脤樹鉞統百萬之衆馳騁乎沙漠之外俾雕題漆齒咸化為齊魯矣既而欲乘雲烝馭飛龍被霞而粻露翺翔于閬風岱輿之間後兩曜而弗凋矣既而欲究百家之藝而無所不精詁六合之表而無所不悖上窮乎混沌之前而下達乎無終之裔無有不瞭然於目矣居未幾又皆自知其不能於是年益加氣益隳文章知識日陵以庳恐遂無以自見負天地之畀我秀也援筆而書于策積之為十餘萬言所書皆衷者之志也懼君子

之見而鄙之也然既成而讀之又嗒然自知其不能嗚呼以若盖下者而又不免為徒言而已耶雖然吾師之蕢易刪詩述春秋也意必怒焉自喪曰孰使吾不得已而為此空言也夫宣知嗣厥後萬萬億世宗之表之範之演之無一物不囿其中而無一事越乎其閾者乎是書之比聖人述作固八荒之於小罍空也后之君子雖鄙之而不採亦安知無好事有力者按是書而措之于實克遂吾寤寐之念耶孟子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焉是為王者師也噫是書也其亦将為好事有力者師耶每篇題之曰念以見吾念之

而已未有實也葢志吾衰也嗚呼孰能遂吾之念耶
孰能遂吾之念耶總而題之曰孰遂念
沆瀣子孩提時始學文字輒妄言曰吾藏有某寶或
問何在輒妄荅曰在吾孰遂念又妄言曰吾藏有某
書書中有某語或問其何在又妄荅曰在吾孰遂念
又問孰遂念何處荅曰吾別墅也何在輒妄指牖戶
几庋之間有小隟者曰由此入可至聞者皆大笑沆
瀣子其時才氣超詣若將前無古人凡發於口畫於
手往往驚一座見之者咸期以大鳴世今年四十有
餘落落無一成至是書所載之小小經濟亦坐才短

徒言而止噫嘻何地之若是異何竟之若是憊也或曰兜時說別墅奇勝而名之曰孰遂念有是念而莫之遂以待他人也指小隙曰由此入其境在虛无暗昧之中而必不可得也小兜至靈言不虛發是殆識予流瀣子舊肽曰子真以吾為不能遂此念耶子惡知孰之非夙又惡知小隙之終不可入耶夫自其未遂而言則周公周禮擬作也未嘗行也佛氏極樂世界夸辯也未嘗有也漁子桃源夢囈也未嘗至也彼斯萬寶之名目假造也未嘗真有是物也自其得遂而言則孔子衮衣明堂受百官萬國之朝而秉殷輅

奏虞韶顏閔游夏秩秩于公卿大夫之位矣秦始皇成萬里石橋親至蓬萊見安期生啖金光絳雪至今在阿房殿中矣諸葛亮併吞吳魏還漢帝于舊都歸老南陽草廬以松雲水鶴娛其晩景矣杜子美作千萬間廣厦集天下寒士數十萬人以充之矣子果不信試與我偕往一所可乎遂挈其腕入于小隙豁然而通明行未移時到一大溪畔岬有具小艇待者駕而生左右山陂林木之勝非人世有順流向南江岬遂歷西湖岬岌跨大驢高數尺者至宅徧觀諸堂室館院盡出其蓄藏書籍而閱之皆一一如書中所記

肩輿尋吾老園九甲其潭壁諸勝比書所記殆過之無一差也至太虛府九甲登絳霄臺九甲有兩石對蹲遂各枕其一而卧沆瀣子曰何如其人曰吾于今始覺言之不可以輕發也沆瀣子曰言之不中繇心知之不明也太清僊人將遣青面鬼卒拔爾舌而易之創爾心而滌之語未竟忽天地晦冥白晝如漆雷霆霹靂聲震山谷有鬼卒十餘人執斧挺劒直奔其人其人疾聲大蹄蹶然而起沆瀣子亦蹶然而起良久如痴拭目而熟視無言蓋沆瀣子從地毬世界南贍部洲朝鮮國漢陽城中南部薰陶坊竹壓衚之小弟斜廊

自然經室藏

房北牖下睡起其人從地毬世界南贍部洲朝鮮國
漢陽城中南部薰陶坊竹廛衕之小第斜廊房南總
下睡起也左右所庤書冊惟書傳詩傳文選淵鑑類
函奎章全韻等百餘卷而已前有硯一灰器一煙袋
一煙茶匣一溺缸一尾扇一菖蒲小盆一破楪盛
糊者一而已其人驚魂才定大笑曰吾乃今知之矣
非孰遂念亦非夙遂念乃熟睡念也沆瀣子亦大笑
嗚呼是果夢而非真耶嗚呼孰能使是夢而為真耶
嗚呼孰能遂吾之念耶孰能遂吾之念耶總而題之
曰孰遂念

或曰沆瀣子兜時信口妄語率爾道孰遂念三字而即此時刻孰遂念基址規模已開拓畧定矣及其壯歲志在當世固無暇及于孰遂念而若其學之之博修之之篤蓄之之贍講之之精靡有不自補于孰遂念之排鋪近歲閒居有意著此書而未就忽一日援筆臨卷胡寫亂草不旬月而完蓋完之日而孰遂念之全局大成矣夫豈竢他日而成之又豈待他人而后遂哉孰當作夙遂當作隨念當作濂濂本道州水名周茂叔先生以濂溪人晚卜築廬山又名其所居水曰濂溪凡地之隨居而移其名者皆可謂之濂也

是居也自沆瀣子兒時已在沆瀣子身傍常随而不一日離可不謂之凤随瀛乎有凤随瀛賦一篇以抒其大畧

凤随瀛賦

夫惟穹隤之一物兮降寘海之極東挹扶桑之朝昕兮啓鮮朗於羣蒙毓山川之淑靈兮孕褱寓之高融洞玄悟於稚齒兮殺發孩而諧宮䟽九河而為智兮達八風而為聰宣危言於曠蕩兮括廣居於鴻濛非康成之可詁兮非茂先之可通非括地之所載兮非海經之攸同神烱烱於九陵兮契默

相於虛沖拓靚象於窅漠兮標遐址於夷崇繞門
戶之薄具兮倏棟宇之漸隆嵗髮髮其不我駐兮
惜杞梓之虛老于籠蓰忽秉管而流眄兮森萬象
之熊熊展繭素而稱宇宙兮字風霜而擁河嵩眇
緗衰之告完兮恰靖宅之成衷人莫得以造其庭
兮且聽我十歌之颯颯一歌兮靈高柚背名山兮
揖三流名山嘌兮三流泓雲霞㶁㶁兮魚鳥休休
雷為瀑兮雪為潭呟天籟兮振闊幽覼太虛兮猜
専天之閭兮夐且脩宅中央兮為室檐宜春兮冷
秋羲外暢兮内恬心之適兮神道匪雕玉兮為堂

匪文桂兮為樓環犀院兮錯錯衆衆星兮天之球
二歌綸綸兮集衆聚賓之至兮如雲而如霧飾詩
禮兮為服琢文章兮佩璐抨庶器兮授用若嘉村
兮素具逮僕妾兮雍會叟忻忻兮無作三歌秩秩
兮儀既成籩豆嘉兮玉琱鳴殷之鏈兮夏之追亂
以清廟兮踈越之正聲酌孝水兮載清醴蒐德林
兮薦碩牲進雝雝兮退偲偲要我游兮壁水之黌
四歌閟閟兮閟千紀上窮太始兮下无止旌聖訓
兮配日月序賢辨兮叅道揆斥詖言兮崇往籍遵
大路兮考衆軌迭篪塤兮奏新聲續萬幽兮族族

而咸起五歌洋洋兮萬寶列德爲蓄兮惠爲發時
頗頷兮不澤與兆胞兮偕活鮫之珠兮碎礫珊之
木兮朽枿詔璠璵兮返嶽擲屏貝兮歸渤敖民用
兮是資相德容兮自劼六歌雅雅兮爾以饗若有
神兮睹不顯匪禮囿兮孰居匪義路兮畝踐瑱謹
訥兮寶瑩帶貞素兮垂辮繹五音兮繁會羌不亂
兮訓典七歌兮樂陶陶聊宣兮兮游敖秋之夕兮
夏之晝北嶂嶢嶢兮南龍颮颮起爾情兮物之表
徙爾寢兮偃之曹顱降覩兮農桑酣余酒兮烹豚
羔磨珠璣兮噴沫汩河漾兮翻濤決百川兮使流

麾蛟龍兮伏鼉鼇山之戲兮海之圖燦七寶兮鏗
九璬匪余情兮信嗜以浸淫聊暇日兮翺翺八歌
兮翩然而復矯道坦迆兮縈繚飾余乘兮華輿遊
余騎兮騕褭輾余軑兮岧嵷振余鞫兮縹緲曰導
迹兮將返騫何爲兮雲之表窮霄霓兮匝坱圠靖
獨寐兮我屋之奧安九歌兮憺將晏探道根兮歛
晕幻秉正德兮固秉彪華光兮啓盼窾大圭兮藻
衮爛文繞兮相間攬衆𪾶兮有餘術小知兮孰𡢃
歌將闋兮十歌謂素心兮將若何諒斯境兮不虛
待尒久兮霞之坡孰淙淙兮非泉孰幽幽兮非阿

苟爾輕斬兮短棹奚獨往兮不適勉爾服兮幫修
豈爾粻兮旨且多無遜讓兮孰遂無徒念兮蹉跎
勇爾邁兮晨鼂恐向夕兮饒風波真人兮為爾躊
躇時乎時兮不可以浪過

又有長歌一篇題曰凤随濂行

凤随濂行

紫虛仙人降雲端玉作肌膚金肺肝示我一函之
靈書未開緗素光爛爛卷首一行讀未半雷電忽
至風雨漫鬼盎漉漉傾百瀆神斧橐橐摧犀蠻東
排北盪慌而惚淋漓沆瀣流不乾脩虹纈目不能

自然經室藏

視泠飈徹骨叵耐寒湏臾開朗天卯色八紘交如
纖絲纖忽驚珪璃削以立窪幵衆竅相吹息萬道
澄流碧瓔瓔匯為巨潭紺珠黑阿誰捧出玉芙蓉
娟娟一朶團且直二十八宿羅經緯六十四卦開
方域自一生二四生八演為十百千萬億政如鴻
荒開闢始編珠合璧離離起又如河洛出驪龜聖
人以之布綱紀螭吟蛟伏紫泉源鸞翔鵷舞丹山
趾琢成五等水蒼玉裁為九幅霞紋綺千仞之牆
不由門誰知百官宗廟美九牧之鼎函魑魅貢育
莫能杠其耳忽若明堂八牕開圭璋冕舄于于来

祝史奉邊趍清廟𩯭𬎿軏簾登霧臺又若閶闔七
十子文吉之壇崇崔嵬在丌虞典詁璣衡被虍周
詩辨䴋罍又若樓舡入海島五山矗矗鏡璃瑰上
有水根之宏構下有金光之嫩芨又若崑崙與崆
峒超朕不在寰區中恢恢六漠蕩纖塍蔌蔌萬里
駕飄風有角之禽有翼鮏琪卉珠樹紛葱蘢或臨
南濵闤闠市或登西嶽搴蓮叢瑣瑣珠璣不足珎
靡靡錦繡難為工得非媧皇補天巧無乃大禹疏
河切神搖目眩久始定且從厥初尋路徑滄海雖
大涉有津扶桑日出天不暝春秋易彖韓子覻韶

自然經室藏

翦雅頌延州聽不比唐皇游月中廣寒瓊府虹橋
亘不比魚龍舞雲門莚肰未鮮笙與磬折得珊瑚
樹頭華徧向齊州卭友贈大槳將終皦繹如希音
復返混元初金石匏竹皆不陳一唱三歎朱絃疏
奔潮夕退海門空厲風晨濟蕺竅虛使我馳騁列
缺際俄頃身在茅茨廬使我縱觀山海圖須臾掩
卷嗒然噓靈山諸佛散藹藹瑤池衆仙歸徐徐若
有人兮閑且譆鵬羽為裓獅為驂眼底不數喬松
侶夢中猶誦羲軒談翩然下觀南贍洲托名金粟
老瞿曇五歲口噴三顆珠十歲沉醲六經叄二十

一

薄遊長安市新豐斗酒不成酣三十返自蓬莱窟
神光菀菀藏深潭駸駸四十顏髮異坐惜六鰟馳
西嚳斯人出非果忘去去亦不曽斯人棄袛為卣
瓚難薦褻復道珩璜趍不利仲尼墳古不生蓍蔵
鳳孫啄杭稻穗隱居自彿無名公吸天下春悠然
酹遂令褱中有此觀聊當醴泉嘉禾瑞俗子紛紜
那足較昏昏大夢吁不覺七竅渾沌迷豕彘難瞳
黔黮瞠鼠璞前置尾礫疑尊彝争將俚哇論徵角
此世誰與談此境穎馭長風尋杳邈前宵雨歇秋
天肅鮮衣試向澄江濯歸来晞髮誦數回白雲溶

溶起太岳

執遂念第十六觀止